

谁在支持“伊斯兰国”： 阿拉伯世界公众对“伊斯兰国”的 政治态度研究

• 孙芳露 李俊达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研究阿拉伯世界公众对“伊斯兰国”的政治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分别从宗教认知、经济体验、政治环境、社会文化认知四个维度考察了可能使民众对“伊斯兰国”的支持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的因素。基于2016—2017年第四波“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 Survey Wave IV）的民调数据，本文通过回归分析，发现经济体验和政治环境并没有显著影响阿拉伯民众对“伊斯兰国”的态度，宗教认知和社会文化认知则对民众对“伊斯兰国”的政治态度有更直接的影响。本文还发现，在一些宗教和社会文化因素方面，“伊斯兰国”的一般支持者与深度支持者存在显著区别，深度支持者往往在此类观念上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关键词] 阿拉伯世界 “伊斯兰国” 政治态度
恐怖主义

2019年3月23日,叙利亚民主力量(Syrian Democratic Forces)宣布,在上巴古兹(Upper Baghouz)击败了叙利亚境内最后一块占领领土上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全球反恐被认为进入了“后‘伊斯兰国’时代”。^①然而,2019年8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联合国报告中警告称,“伊斯兰国”虽然失去了物理形态的“哈里发国”,但其领导人仍掌握着高达3亿美元(约合21.1亿人民币)的资产,目标是为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心脏地带”创造复兴条件。^②2019年8月6日,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势力有所回升,不但有“死灰复燃”之迹,还巩固了伊拉克的叛乱能力。^③2020年1月13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警告称:“在过去一年里,‘伊斯兰国’已经明显地开始重建和崛起,不仅在叙利亚东南部,而且在伊拉克西部”,并强调国际社会应共同应对“伊斯兰国”的重新崛起。^④“伊斯兰国”的这

① “Total Elimination of ISIS in Syria? US - backed Forces Confirm, Damascus Calls it a Bluff,” <https://www.rt.com/news/454555-sdf-declare-victory-syria/>. 2019-03-23/2019-05-10 (上网时间:2020年3月25日)。“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原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Levant, ISIL)。“黎凡特”(Levant)是西方世界对地中海东岸的大叙利亚地区的称呼,阿拉伯世界称之为“沙姆”(Al-Sham, الشام),因此该组织有时也写作“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ham, ISIS)。2014年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后,该组织改名为“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S)。在阿拉伯世界,对该组织的主要称呼是“达伊沙”(داعش, Da'esh),该词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الدول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العراق والشام)一词的四个首字母ش داعش缩写而成的。

② “‘伊斯兰国’死灰复燃,后哈里发时代将到来?” <https://new.qq.com/omn/20190807/20190807A0I38600.html> (上网时间:2020年3月25日)。

③ “美军撤离后叙利亚‘伊斯兰国’死灰复燃”, <https://www.zaobao.com.sg/znews/international/story20190807-979111> (上网时间:2020年3月25日)。

④ “约旦国王警告:‘伊斯兰国’或将死灰复燃”, <https://news.sina.com.cn/w/2020-01-13/doc-iihnzakh3851651.shtml> (上网时间:2020年3月25日)。

些新动向表明，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的军事溃败并不意味着该组织的彻底消亡，更不意味着其所倡导的“萨拉菲圣战”运动的销声匿迹。

作为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相结合的最典型代表，“伊斯兰国”继承了“基地”组织的现代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意识形态，^①将伊斯兰世界视作一个超国家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②认为乌玛的正道就是忠实地实行源自《古兰经》和《圣训》的沙里亚法，而西方枪炮与文化的侵入与本地世俗政权的统治都构成了对穆斯林共同体的攻击和对沙里亚法的背叛，因而穆斯林必须通过“圣战”的方式，即以暴力与恐怖的方式来实现乌玛的团结和沙里亚法的治理。^③虽然“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行为模式上与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绝大多数恐怖组织有很大不同：首先，“伊斯兰国”具有“基地”组织所没有的强烈的宗派主义色彩。逊尼派的圣战萨拉菲主义一向将什叶派视为异端和叛教者，但

① 圣战萨拉菲主义本身是散布各地的萨拉菲主义三派中的一支——远离政治的传统萨拉菲（Purist）、政治活跃但强调非暴力的政治萨拉菲（Activist）、强调暴力使用的圣战萨拉菲（Jihadist）——而萨拉菲主义本身又是19世纪以来伴随着奥斯曼帝国衰落和西方入侵而在伊斯兰世界各地兴起的各式伊斯兰复兴运动中，一个较晚、较为激进而广为传播的派系，其主要在埃及和部分海湾国家拥有较多信奉人口。

② 即“امة”，音译作“乌玛”。“乌玛”原意为共同体或社群，最早指先知时期围绕在穆罕默德周围的全体穆斯林的社群，该词在现代阿拉伯语中有时引申意为“国族”（nation），如联合国即“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有时指全体穆斯林组成的共同体，即“امة الإسلام”。

③ 参见 Hussein Solomon, *Islamic State and the Coming Global Confrontation* (New York: Springer, 2016), pp. 15–22; Haim Malka, “Jihadi – Salafi Rebellion and the Crisis of Authority,” in CSIC, *Religious Radicalism after Arab Uprising*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5), pp. 9–35。

此前“基地”组织往往与什叶派保持良好关系并对其传道,^①而仅仅将西方作为圣战的对象。然而,“伊斯兰国”却将什叶派视为与西方或世俗阿拉伯政权一样危险的敌人,并将这种敌意转化为话语和行动。这样明确的宗派主义色彩为其赢得了相当多对什叶派不满的逊尼派人士的支持——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黎巴嫩。^②其次,“伊斯兰国”建立了实质上的有效治理。据估计,自2013年在叙利亚内战中崛起以来,“伊斯兰国”在巅峰时控制了超过1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和超过1100万的人口,^③在利比亚、也门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呼罗珊地区(Khorasan)发展了直属分支,获得了埃及西奈半岛、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尼日利亚、加沙、索马里、北高加索等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效忠,^④并通过走私石油获得了每日100-200万美元的财政收入。^⑤

① “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甚至就此做过公开说明,参见“Al-Qaeda Leader Issues Jihad Guidelines,”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europe/2013/09/201391722933201138.html> (上网时间:2020年3月25日)。

② 逊尼派占伊拉克人口约40%,什叶派占55%-60%。伊拉克临时政府组建后迅速为什叶派政治力量主导,逊尼派为主的复兴党人被系统性地从国家政权中边缘化和清除,使得大量逊尼派人口走向了什叶派政府的对立面,“伊斯兰国”在2013年崛起之初便利用这一点,吸纳了大量前萨达姆政权的武装人员和逊尼派民兵,详见H. H. Al-Qarawee, *Iraq's Sectarian Crisis* (Beirut: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2014)。逊尼派占黎巴嫩人口约27%,什叶派也有27%。自2005年逊尼派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被谋杀后,黎巴嫩境内什叶派真主党主导政治的境况使得反什叶派的“伊斯兰国”一度在逊尼派民众中有了相当的支持基础,尤其是在其第二大城市、也是主要的逊尼派中心的黎波里,参见Hilal Khashan, “Dateline: Why Lebanon's Sunnis Support ISIS,”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22, No. 3 (2015), pp. 1-8。

③ Seth G. Jones, etc., *Rolling Back the Islamic State* (Washington D. C.: Rand Corporation, 2017), pp. 20-22.

④ Ibid.

⑤ “How ISIS Funds Its Reign of Terror,” <https://www.rand.org/blog/2014/09/how-isis-funds-its-reign-of-terror.html> (上网时间:2020年3月25日)。

治理的常态化不仅使得“伊斯兰国”从传统恐怖组织的“流寇”形态向“坐寇”转型，也成为其自证“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自封为“哈里发国”的“伊斯兰国”在其鼎盛期构成了一个拥有领土的实体治理机构，且在统治范围内维持了相当程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以及相当数量的民众支持。^①来自周边国家与全球各地的“圣战”分子不断涌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组织在周边国家和全球伊斯兰群体中的影响力。这种支持与影响力是如何产生的？在阿拉伯世界中，究竟有哪些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因素促成或阻碍了民众对“伊斯兰国”的支持？本文基于2016-2017年进行的第四轮“阿拉伯晴雨表”调查数据，系统探讨阿拉伯世界公众对“伊斯兰国”的政治态度及其影响因素，这对于我们理解未来中东局势和国际反恐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阿拉伯世界公众对“伊斯兰国”的政治态度的研究现状

既往对“伊斯兰国”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类，即国家与国

^① 参见 Hussein Solomon, *Islamic State and the Coming Global Confrontation* (New York: Springer, 2016), pp. 15-22; 王晋：“‘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38-158页；Charles R. Lister, *The Syrian Jihad: Al-Qaeda, The Islamic State And The Evolution Of An Insurgen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Why Business is Booming under Islamic State One Year on,”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islamic-state/11657918/Why-business-is-booming-under-Islamic-State-one-year-on.html>（上网时间：2020年3月25日）。

际关系层面的研究、^① 组织层面的研究、^② 以及个人层面的研究。其中，前两类文献总体上较为宏观，以描述性、介绍性为主，主要研究了“伊斯兰国”在其崛起与衰败过程中，如何与阿拉伯世界中各原有政治和社会行为体进行互动并造成影响。

① 如 Seth G. Jones, etc., *Rolling Back the Islamic State* (Washington D. C.: Rand Corporation, 2017); A. S. Hashim, "The Islamic State: From Al-Qaeda Affiliate To Caliphate,"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1, No. 4 (2014), pp. 69-83; Joby Warrick, *Black Flags: The Rise of ISIS* (New York: Anchor, 2015); 王雷：“‘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兴起与中东政治变迁”，载《亚非纵横》，2014年第6期，第1-14页及第125、130页。关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世界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活动和特定国家地区的应对措施，可见 Eman Ragab,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Countries and Countering ISIS: Threats, Policies and Challenges," *Contemporary Arab Affairs*, Vol. 9, No. 4 (2016), pp. 577-595; 王晋：“‘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演进及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2期，第52-64页及第119页；Andrew Engel, *The Islamic State's Expansion in Libya* (Washington D. C.: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15)。

② 关于教派冲突如何促成了“伊斯兰国”的产生，可参见 Harith Hasan Al-Qarawee, *Iraq's Sectarian Crisis: A Legacy of Exclusion* (Beirut: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2014)；关于经济因素如何促成了“伊斯兰国”的产生，可参见 Cody McClaim Brown, "Mobilizing The Caliphate: ISIS And The Conflict in Iraq And Syria," *Politička Misao*, Vol. 52, No. 4-5 (2015), pp. 203-214; Moamen Gouda and Marcus Marktanner, "Muslim Youth Unemployment and Expat Jihadism: Bored to Death?"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018) pp. 1-20; 关于“伊斯兰国”的组织运作，可参见 Aymenn Al-Tamimi, "The Evolution in Islamic State Administration: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9, No. 4 (2015), pp. 117-129; C. Lister, *Profiling the Islamic State* (Doha: Brookings Doha Center Analysis Paper, 2014)；王奇、梅建明、刘明辉：“‘伊斯兰国’情报机构的架构、职能与运作研究”，载《情报杂志》，2018年第7期，总第37期，第16-24及第30页；李景然：“论‘伊斯兰国’的资金链及其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6期，第107-118页。关于“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的联系与异同，可参见 H. Malka, "Jihadi-Salafi Rebellion and the Crisis Of Authority," in Jon B. Alterman, ed., *Religious Radicalism after Arab Uprising*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5), pp. 9-35; A. Y. Zelin, "The War Between ISIS and Al-Qaeda for Supremacy of the Global Jihadist Movement,"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Vol. 20, No. 1 (2014), pp. 1-11; 刘乐：“‘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关系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2期，第19-33及第118页。关于“伊斯兰国”在“圣战”组织发展脉络中的性质与地位，可参见 Fawaz A. Gerges, "ISIS and the Third Wave of Jihadism," *Current History*, Vol. 113, No. 767 (2014), pp. 339-343。

个人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伊斯兰国”如何影响和吸引了域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公民。在此类研究中，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一是研究“伊斯兰国”所采取的社交网络宣传策略；^①二是研究西方或域外国家民众对“伊斯兰国”的态度与支持情况。^②例如，埃弗莱因姆·本莫拉克（Efraim Benmelech）和埃斯特班·科勒尔（Esteban Klor）基于沙姆地区以外各国加入“伊斯兰国”的“圣战”分子人数统计，采用计量方法系统研究了不同国家的各类经济社会因素对滋生“圣战”分子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挑战了过往知识界的一些通行观点，即一国民众参与“伊斯兰国”的可能性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穆斯林人口多少、族群同质化程度呈正相关。恰恰相反，他们发现“伊斯兰国”在非伊斯兰世界所获得的支持往往并不源自经济困顿、社会不平等或政府无能，而更多源于个体融入非伊斯兰世界的失败。^③

相比之下，有关阿拉伯世界或伊斯兰世界民众对“伊斯兰

① 此类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如 Elizabeth Bodine - Baron, etc., *Examining ISIS Support and Opposition Networks On Twitter* (Washington D. C.: Rand Corporation, 2015); Jytte Klausen, "Tweeting The Jihad: Social Media Networks of Western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and Iraq,"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8, No. 1 (2015), pp. 1 - 22; James Farwell, "The Media Strategy of ISIS," *Survival*, Vol. 56, No. 6 (2014), pp. 49 - 55; Akemi Takeoka Chatfield, Christopher G. Reddick and Uuf Brajawidagda, "Tweeting Propaganda, Radicalization and Recruitment: Islamic State Supporters Multi - Sided Twitter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Government Research*, ACM, 2015; 柳思思：“‘伊斯兰国’的互联网攻势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2期，第32-39及第63、65页。

② 参见 Rukmini Callimachi, "ISIS and the Lonely Young American," *The New York Times*, No. 27 (2015); Anita Perešin, "Fatal Attraction: Western Muslims and ISIS,"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9, No. 3 (2015); 李宁：“‘伊斯兰国’影响下的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6期，第88-106页。

③ Efraim Benmelech and Esteban F. Esteban, "What Explains the Flow of Foreign Fighters to ISI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018), pp. 1 - 24.

国”的政治态度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战乱的缘故，当地一手资料较难获取；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的海外招募对域外国家构成了实质性的安全威胁，因而较易吸纳研究资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机构和学者对阿拉伯世界公众针对叙利亚内战的态度进行了研究，由于其考察主题与“伊斯兰国”高度相关，也值得研究者关注。主要有三项由咨询机构或智库开展了相关调研，分别为佐格比研究服务（Zogby Research Services）、ORB 国际（Opinion Research Business International）和马里兰大学国家恐怖主义和反恐研究联合会（START）。^① 这三项调查都在 2014 - 2016 年间进行的，主要考察了叙利亚内战中各政治派别或中东地区各国所受到的支持情况，对“伊斯兰国”的受支持情况均略有涉及。^②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例如，马克·特斯勒（Mark Tessler）在 2010 年基于第一期“阿拉伯晴雨表”的调查数据，分析了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对民主、公民精神和伊斯兰政治的看法。^③ 丹尼尔·科斯滕（Daniel Corstange）于 2015 年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中进行了一次覆盖了 2000 名成人的访谈，并通过计量方法测算了叙利亚难民中对内战各派的支持情况，以及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对支持情况的影响。他发现，政府支持者总体上要比世俗和伊斯兰反对派更富

^① Zogby Research Services, *Today's Middle East: Pressures and Challenges*, Nov. , 2014; ORB International, *Syria Public Opinion*, Jul. , 2015; START, *Syria Barometer Survey: Opinions About War In Syria And About Radical Action*, 2016.

^② 总体而言，这些调查都发现阿萨德政府拥有接近半数且相当坚实的支持基础，而“伊斯兰国”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率都很低。

^③ Mark Tessler, "Religion, Religiosity and the Place Of Islam in Political Life: Insights From the Arab Barometer Surveys," *Middle East Law and Governance*, Vol. 2, No. 2 (2010), pp. 221 - 25.

裕（战前）、教育水平更高、更年轻、更世俗，而逊尼派/少数派的教派族群分野也十分明显。^① 科斯滕还与艾琳·约克（Erin York）合作，^② 运用计量方法研究了不同的“对立叙事”框架如何影响人们对叙利亚内战各方的支持情况。^③

当然，仍有一些机构和学者对于阿拉伯世界或伊斯兰世界公众对“伊斯兰国”的政治态度进行了考察。有四个机构针对“‘伊斯兰国’在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支持情况”这一主题进行了专门的调研，分别是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ACRPS）、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费克拉论坛（Fikra Forum）和阿斯达博雅公关（ASDA’ A Burson-Marsteller）。^④ 然而，这类机构报告仅包含了民众（或青年民众）对“伊斯兰国”的支持率情况，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其原因。当然，有部分学者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例如，马格迪（Magdy）等人在2015年的研究中，爬取了15万名曾在推特中提及“伊斯兰国”的阿拉伯语推特用户，通过语义识别判别每个用户对“伊斯兰国”的政治观点，并结合该用户在2014年一年内的历史推特记录，分析究竟哪些因素可能与对“伊斯兰国”

① Daniel Corstange, “The Syrian Conflict and Public Opinion Among Syrians in Lebanon,”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6, No. 1 (2019), pp. 178 – 200.

② Daniel Corstange and Erin A. York, “Sectarian Framing in the Syrian Civil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2, No. 2 (2018), pp. 441 – 455.

③ “对立叙事”的例子诸如“民主 vs. 独裁”“逊尼派 vs. 阿拉维派”“宗教 vs. 世俗”“外来者 vs. 叙利亚”。

④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Studies, “The Military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 Arab Public Opinion,” Doha, Nov. 26, 2014; Jacob Poushter, “In Nations with Significant Muslim Populations, Much Disdain for ISIS,” Washington, D. C. : Pew Research Center, Nov. 17, 2015; David Pollock, “ISIS Has Almost No Support in Egypt, Saudi Arabia, or Lebanon—But America Has Little More,” Fikra Forum, Oct. 14, 2015; ASDA’ A Burson – Marsteller, “Inside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Arab Youth,” Dubai, 2016.

的支持存在相关性。^① 他们发现，领土的得失会显著地影响推特阿语用户对“伊斯兰国”的总体支持程度；就个人层面而言，“伊斯兰国”支持者比反对者对推特有更高的使用粘度，也对西亚北非局势动荡更加不满。

由咨询和智库机构进行的调研及报告，其结论往往局限于支持率，缺少进一步的社会经济分析，其对外披露的部分数据也不足以支撑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尽管学术界在部分邻近议题（如公众对叙利亚内战的政治态度、“伊斯兰国”的“圣战”分子全球招募）上有一些相对严谨的经验研究，但对于“阿拉伯世界民众”对“伊斯兰国”的支持情况，仍缺少系统的经验研究，尚未有文献能够回答“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促进抑或阻碍了阿拉伯世界公众对‘伊斯兰国’的支持”这一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宗教认知、经济体验、政治环境与社会文化认知四个维度入手，整理和归纳影响阿拉伯民众支持“伊斯兰国”的潜在因素，并基于2016-2017年第四波“阿拉伯晴雨表”的调查数据，对这些因素的显著性与重要性进行经验验证。

二、影响民众支持“伊斯兰国”的主要因素

“政治态度”（Political Attitude）是一个运用广泛的概念，其近似或相关概念还包括“政治信念”（Political Belief）、“政

^① Walid Magdy Kareem Darwish and Ingmar Weber, “#Failed Revolutions: Using Twitter to Study the Antecedents of Hearts and Minds of Arab Youth: Arab Youth Survey 2016,” Dubai, 2016. ISIS Support,”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5, <https://arxiv.org/pdf/1503.02401.pdf>（上网时间：2020年3月25日）。

治观点” (Political Opinion) 或“公众舆论” (Public Opinion)。限于主题和篇幅, 本文不对这些概念及其理论进行详细的综述和辨析, 而仅回溯其在经验研究领域的应用。现代政治科学对“政治态度”的经验研究主要源自两个传统: 第一个传统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 彼时方兴未艾的选举预测行业带动了政治学界、媒体界和知识界对候选人和选举纲领在民众中支持程度的考察,^① 成为美国选举生态和美国政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传统中, “政治态度”往往被简化为一系列介于社会经济因素与特定选举结果之间的中间变量, 被各类公共或私人机构以“民意调查”的方式加以收集、分析, 分辨不同政治派别或不同候选人的支持基础, 以便解释或预测选举结果。^② 第二个传统则来自政治社会学中关于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研究, 以及国际关系学中关于非国家冲突的研究。如果说“美国民众的政治态度”是“政治态度”在高度组织化和高度制度化的社会情境中的展开, 那么, 这一传统则主要考察由社会变迁或国家能力不足造成的低制度化情境下“政治态度”如

① 政治学界最早关于政治态度的研究是基于 1940 年美国大选中俄亥俄某社区民众在投票前受大众媒体的影响情况, 见 Paul F.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Duell, Sloane and Pearce, 1944)。

② 可参见 Henry E. Brady and Paul M. Sniderman, “Attitude Attribution: A Group Basis for Political Reason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4 (1985), pp. 1061 - 1078; 又可见 John A. Fleishman, “Types of Political Attitude Structure: Results of a Cluster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50, No. 3 (1986), pp. 371 - 386。

何引发社会中的组织化行动。^①在这一传统中，“政治态度”不再仅仅是选举结果的成因，而更多被用于解释冲突性行为。^②“9·11”事件后，关于“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研究则成为这一传统的新发展。

基于既有研究，本文从经验角度出发，将“政治态度”简单定义为：由诸多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因素共同决定的、民众对于具有政治价值的议题或事件的观点和态度。它与群体的制度化政治行为（如选举）或非制度化政治行为（如非国家冲突或恐怖主义）有着密切关系。既有同类研究往往将影响某一组织或理念之受支持情况的因素分成几个大类进行探讨。如马克·特斯勒在针对“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观念的研究中，区分了三类成因：一是个人特质与社会环境（贫富、年龄、教育水平、性别）；二是政治与经济感受（对政府表现的满意度、对政府腐败的感知度、对经济现状的评价）；三是宗教信仰程度（虔诚程度、保守程度）。^③丹尼尔·科斯滕在针对民众对叙利亚内战各派系支持情况的研究中，主要检验了五类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分别是：经济社会条件、年龄和性别、教派与

① 如 Herbert Blumer 就提出，社会变化导致个人生活变化，进而引发不安，从而推动了一种由“循环反应”（Circular Reaction）造成的聚众过程，使得观点、态度或舆论在社会中大面积传播；Neil Smelser 则更进一步建立了一个在“社会控制力下降”的背景下由“结构性诱因/怨恨”引发的“一般化信念”经由“触发性事件”，最终导致“有效社会动员”的社会运动全程理论，详细讨论可见赵鼎新：《政治与社会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1-87页。

② 如 Ted Gurr 在探讨内战时提出的“相对剥夺感”概念便成为主导“非国家冲突”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可参见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54, No. 4 (2004), pp. 563-595 的讨论。

③ Mark Tessler, “Religion, Religiosity and the Place of Islam in Political Life: Insights From the Arab Barometer Surveys,” *Middle East Law and Governance*, Vol. 2, No. 2 (2010), pp. 221 -

族裔归属、公私领域内的宗教观念、政治热情。^① 基于既有的相关研究与数据情况，本文把影响阿拉伯世界民众对“伊斯兰国”的支持的主要因素按照四个维度进行分类，分别为：宗教认知、政治认知、经济体验与政治体验。

（一）宗教认知

作为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吸引公众支持乃至加入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其所标榜的伊斯兰教正统性。因此，一个直接影响其支持情况的宗教认知因素之一，便是个人的宗教虔诚度。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阿拉伯世界诸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近十年来的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世界民众（尤其城市年轻一代）的宗教观念逐渐淡化，而诸多教法约束也不再被严格执行，如不再严守五时拜，或女子不再包头巾等等。对于这一批逐渐去宗教化的群体而言，其支持以极端复古而著称的“伊斯兰国”的可能性也会相应下降。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H1a）：宗教虔诚度较高的个人更易支持“伊斯兰国”。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教派林立，不同的教派和分支、甚至不同的宗教领袖或信众个人，都会对具体教义和社会现象有着各不相同的解读。因此，在“虔诚”这一维度之外，个人所信奉的具体教义同样可能会影响个人对“伊斯兰国”的支持程度。在“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中，有着很强的反西方叙事，认为西方的诸多社会观念（如性别平等、同性恋）是瓦解伊斯兰共同体的毒药，并以此为依据，号召对西方世界发动“圣

^① Daniel Corstange, "The Syrian Conflict and Public Opinion Among Syrians in Lebanon,"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6, No. 1 (2019), pp. 178 - 200.

战”。因此，个人所信奉的宗教教义与全球化时代主导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距离远近有可能对个人对“伊斯兰国”的支持产生很大影响。于是，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H1b）：对自由主义观念更排斥的个人更易支持“伊斯兰国”。

即使剥除“普世价值”这一外部坐标系，“伊斯兰国”自我标榜的正统性也在其他方面受到了诸多教派和世俗民众的广泛质疑，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部分伊斯兰教派别（如什叶派主体的十二伊玛目派）有不干预政治的传统；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诸阿拉伯国家独立以来，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潮和长期世俗政府执政使得政教分离的观念，在阿拉伯世界民众间存有相当影响力。因此，尽管“伊斯兰国”自封为“哈里发国”，其政教合一、推行伊斯兰教法的行为仍旧受到了广泛抨击。本文据此提出第三个假设（H1c）：支持伊斯兰教干预并参与政治的个人更易支持“伊斯兰国”。

此外，还有一些可能对支持情况产生影响的重要教义分歧并未被本文采用。如“对暴力认可程度”就是一个在伊斯兰教各派中分歧很大的主题，然而该条在本文中被用作反映对“伊斯兰国”支持情况的因变量，因此在影响因素中不再考虑。此外，“伊斯兰国”与其他绝大多数逊尼派宗派对什叶派的态度也存在分歧，甚至连“基地”组织也就该问题与“伊斯兰国”存在矛盾。然而，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仅覆盖了中东北非七国（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和巴勒斯坦），其中有六国为逊尼派占绝对主导的国家，因此，“逊尼/什叶派”的身份区分不足以构成有效数据，而数据中也没有“对什叶派的态度”这一问题，因此，什叶派问题不被纳入“宗教认知”的考察中。对宗教认知维度的三个假设中对应的自变量（宗教虔诚度、政治伊斯兰支持度、对自由主义的排斥度）的测量及描述见表1。

表 1 宗教认知维度：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原问题	原回答	合成方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宗教认知								
宗教虔诚度	“你会每日祷告” “你会每日阅读/聆听古兰经或其他经书”	“总是”“常常”“有时” “很少”“从未”	数值加和	8945	4.051	1.978	2	10
政治伊斯兰支持度	“你支持只有伊斯兰政党参选的议会选举” “你支持伊斯兰教法下的政府” “宗教领袖应当干预选民投票” “宗教人士应当保有公职” “宗教认识应当影响政府决策” “宗教不仅限于私人领域，而同样应扩展至公共领域”	“强烈赞同”“赞同” “反对”“强烈反对”	因子合成① (KMO = 0.743)	6779	0	0.846	-2.803	1.322
对自由主义的排斥度	“民主是与伊斯兰教义不符的西方政体” “伊斯兰教不允许大学男女混班上课” “穆斯林女性必须戴头巾 (Hijab)”	“强烈赞同”“赞同” “反对”“强烈反对”	数值加和	8027	8.558	1.803	3	12

① 因子合成是一种从多个相关变量中提取其共性成分的统计技术。它假定一组具有一定内部依赖性的变量背后存在一个潜在的、假象的共同变量，这个变量被称为因子。通过解线性方程组的方式将这一组变量拆分、重组合成后，可以实现用少量（甚至单个）变量来表征整个变量组，从而达到“降维”目的，以便利用较少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KMO 检验，即凯瑟·梅耶·奥克林检验 (Kaiser Meyer Oklin Test)，主要通过比较组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来检验各变量共变性是否适当、因子合成是否可行。一般 KMO 值在 0.6 以上时可以进行因子合成。

(二) 经济体验

“经济决定论”是一个在政治学中由来已久的观念，也是冲突研究和恐怖主义研究中涉及最广泛的一个主题。一般传统观点认为，个人贫困和社会总体贫困是引发恐怖主义行动的结构因素，有不少案例的研究支持这些观点。^①然而，也有相当多的经验研究对经济决定论提出了质疑。^②现有的针对“伊斯兰国”海外招募的研究表明，有大批流入境内的海外“圣战”分子来自区域外经济较好的国家，就参加“圣战”的概率（“圣战”分子人数与穆斯林人口总数之比）而言，来源国的经济条件与其并无显著相关性。^③然而，当研究视角落在阿拉伯世界域内国家的政治态度上时，则可能与海外流入存在不同的机制。

本文将从“个人经济状况”和“社会总体经济状况”两个侧面来考察经济体验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联：其一，个人经济状况直接决定了一个人参加恐怖主义行为的物质成本与机会成本，也从侧面反映了个人的社会整合情况和对社会的适应程度。贫困和贫富分化易导致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减弱。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2a）：个人经济状况越差的人越易支持“伊斯兰国”。其二，一般来说，一国总体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国

① Edward Miguel, Shanker Satyanath and Ernest Sergenti, “Economic Shocks and Civil Conflict: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2, No. 4 (2004), pp. 725 - 753. 此文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很好的综述。

② James A. Piazza, “Rooted In Poverty?: Terrorism, Po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leavage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8, No. 1 (2006), pp. 159 - 177; Alan B. Krueger and Jitka Malečková, “Education, Poverty and Terrorism: Is There a Causal Conn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7, No. 4 (2003), pp. 119 - 144.

③ Efraim Benmelech and Esteban F. Klor, “What Explains the Flow of Foreign Fighters to ISI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018), pp. 1 - 24.

有与私人部门对民众有着更好的就业吸纳度、民众获得更多生活资源进而改善对政治和政府的态度以及较弱的民众对反政府或暴力组织的支持度。相应地，糟糕的国内经济表现则更易使民众产生不满，甚至迫使民众转投反政府或暴力组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2b）：对所在国社会总体经济状况不满的人更易支持“伊斯兰国”。对以上两个假设中的“个人经济状况”与“社会总体经济状况”两个变量的测量及描述见表2。

（三）政治环境

正如冲突研究领域中的经典议题“贪婪还是不满”（Greed or Grievance）所指出的那样，促使个体参与冲突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之一，是对政治和社会现状的不满。^①阿拉伯国家在20世纪独立后，长期处于强国家弱社会背景下的威权统治中。在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中，各国爆发的大规模集体行动也直接与诸多国家政治公信力、绩效和回应性不足、腐败横生有关。这些集体行动所引发的冲突与地区动荡，不仅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提供了如科利尔（Paul Collier）和霍埃弗勒（Anke Hoefler）所描述的政治机会结构，也动员了一大批心怀不满的民众。^②

① 关于“greed or grievance”的讨论，可参见 Paul Collier, Anke Hoefler and Dominic Rohner, “Beyond Greed and Grievance: Feasibility and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61, No. 1 (2009), pp. 1 - 27.

②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56, No. 4 (2004), pp. 563 - 595.

表 2 经济体验维度：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原问题	原回答	合成方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经济体验								
个人经济状况	“如何评价你的家庭经济状况?”	“很好” “好” “不好” “很差”	单变量	8957	2.494	.774	1	4
社会总体经济状况	“你对当前你的国家经济状况判断如何?” “你对五年前你的国家经济状况的评价?” “你对两三年后你的国家经济状况的评估?”	“很好” “好” “不好” “很差” “变得更好” “略有变好” “不变” “略有变差” “变得更差”	数值加和	7562	8.506	2.263	3	14

在叙利亚、利比亚的内战和伊拉克的疲软国家能力的衬托下，“伊斯兰国”短期内的有效治理、其对领土内秩序的维持使其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合法性。作为当代“正统”的“哈里发国”，“伊斯兰国”的政治动员包括号召全世界穆斯林移居“哈里发国”，这为对本国政府不满的民众提供了一个改善政治境况的选择，进而促使他们选择支持“伊斯兰国”。因此，本文提出一组假设（H3a）：对政府机构不信任、对政府执政绩效不满、对政府回应性存在不满、感受到腐败、缺乏安全感的个人更易选择支持“伊斯兰国”。

尽管西亚北非局势动荡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是阿拉伯诸国长期威权政体下政治自由的缺乏，但是对于世俗派、什叶派和非极端逊尼派而言，“伊斯兰国”在政治自由方面是一个比任何世俗威权政府更坏的选择。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3b）：更重视政治自由的个人更不易支持“伊斯兰国”。对政治环境维度两个假设中对应的一系列自变量（政府公信力、执政绩效、腐败程度、个人安全感、政治自由度、政府回应度）的测量及描述见表3。

（四）社会文化认知

本莫拉克和科勒尔曾在研究中将西方国家流入“伊斯兰国”的圣战者的主要动机解释为无法融入西方社会。^①阿尔贝托·阿莱希纳（Alberto Alesina）和艾莉亚那·拉·费拉拉（Eliana La Ferrara）也在其经典文献中揭示了社会信任缺失与社会分裂和极端

^① Efraim Benmelech and Esteban F. Klor, “What Explains the Flow of Foreign Fighters to ISI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018), pp. 18–21.

表 3 政治环境维度：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原问题	原回答	合成方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政治环境								
政府公信力	“你对政府行政机关信任程度如何？” “你对司法系统信任程度如何？” “你对议会立法机关信任程度如何？” “你对警察信任程度如何？” “你对军队信任程度如何？” “你对政党信任程度如何？”	“非常信任” “信任” “不信任” “非常不信任”	因子合成 (KMO = 0.775)	7349	0	0.906	-2.088	1.594
执政绩效	“你认为政府在治理经济方面表现如何？” “你认为政府在创造就业方面表现如何？” “你认为政府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表现如何？” “你认为政府在提高卫生服务方面表现如何？” “你认为政府在稳定物价方面表现如何？” “你认为政府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表现如何？” “你认为政府在满足教育需求方面表现如何？”	“很好” “好” “不好” “很差”	因子合成 (KMO = 0.872)	7570	0	0.902	-2.959	2.989
腐败程度	“你认为国家机构中有多大程度的腐败？”	“很大” “一定” “少许” “没有”	单变量	8122	1.595	0.784	1	4

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原问题	原回答	合成方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政治环境								
个人安全感	“你是否感到你和你家人的安全得到了保证?”	“完全的保障”“有保障” “没有保障”“彻底没有保障”	单变量	8983	2.104	0.902	1	4
政治自由度	“你认为言论自由得到了多大程度的保证?” “你认为媒体自由得到了多大程度的保证?” “你认为参加政党自由得到了多大程度的保证?” “你认为游行示威自由得到了多大程度的保证?” “你认为结社自由得到了多大程度的保证?”	“完全的保障”“有保障” “有限的保障”“没有保障”	因子合成 (KMO = 0.786)	7276	0	0.904	-1.424	1.895
政府回应度	“政府公务员关注公民的需求” “政治领导人关注一般公民的需求”	“强烈赞同”“赞同”“反对” “强烈反对”	数值加和	8027	5.481	1.478	2	8

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① 因此，对于“支持恐怖组织”这种带有强烈分裂性的政治态度，考察个人的“社会信任”（social trust）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4a）：对周边社会抱有不信任感的个人更易支持“伊斯兰国”。

而另一方面，“伊斯兰国”本身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历史长期积累下来的什叶—逊尼的教派对立，其宗教意识形态对非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存在强烈排斥。因此，对异己的包容程度也可能直接影响民众对“伊斯兰国”的态度。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4b）：对异己包容程度更低的人更易支持“伊斯兰国”。

从本质上说，“伊斯兰国”所强调的“乌玛共同体”也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全球共同体叙事，这与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叙事形成了竞争，而“伊斯兰国”承袭自“基地”组织的强烈的反西方传统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今日的全球化主要是西方秩序和价值的全球传播，但这种全球化同样带来了伊斯兰共同体所希望看到的景观，如南亚、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区内整合（如今日海湾国家就存有数量庞大、甚至超过本国人口的南亚穆斯林移民劳工）。因此，尽管“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和潜在支持者在“反西方”方面可能具有很强的共性，但在“全球化”方面可能并不存在此类单一影响。本文由此提出一对假设，即假设（H4c）：对西方国家和世界更排斥的个人更易支持“伊斯兰国”，以及假设（H4d）：对全球化的态度并不单向影响个人对“伊斯兰国”的支持。对以上四个假设中的“社会信任”“个体包容度”“对西方的态度”及“对全球化的程度”四个变量的测量及描述见表4。

^① Alberto Alesina and Eliana La Ferrara, “Who Trusts Other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5, No. 2 (2002), pp. 207 – 234.

表 4 社会文化认知维度：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原问题	原回答	合成方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会文化认知								
社会信任度	“一个人若信任身边每个人，那只是自找麻烦”	“强烈赞同”“部分赞同” “不赞同也不反对”“部分反对” “强烈反对”	单变量	8961	2.109	1.253	1	5
个体包容度	“你是否反感不同宗教人士做你的邻居？” “你是否反感不同族群人士做你的邻居？” “你是否反感移民或外国劳工做你的邻居？” “你是否反感不同伊斯兰教派人士做你的邻居？”	“非常接受”“接受”“不关注”“反感”“非常反感”	因子合成 (KMO = 0.738)	7613	0	0.85	-2.148	2.469
对西方的态度	“你是否赞同：美国和西方文化有其积极的一面？”	“强烈赞同”“赞同”“反对” “强烈反对”	单变量	8070	2.092	0.833	1	4
对全球化的态度	“世界各地的联系正在增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极好”“或许很好”“不好不坏” “或许不好”“极坏”	单变量	8745	2.179	1.144	1	5

三、数据与变量

(一) 数据来源：“阿拉伯晴雨表”（2016 - 2017 年第四轮调查）

“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是一项由普林斯顿大学牵头，密歇根大学、卡塔尔大学、约旦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一批资深阿拉伯学者合作进行的一项针对阿拉伯世界民众的政治、经济、社会价值与态度的调查项目。^① 自 2006 年以来，一共进行了四轮调查，其中第四轮调查于 2016 - 2017 年进行，首次覆盖了民众关于“伊斯兰国”的态度问题。该调查数据库此前主要被用于研究阿拉伯民众对民主的态度、对宗教宽容的态度以及对性别和妇女问题的态度。^② 第四轮调查采用了具有国家代表性的成年人口样本，覆盖了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和巴勒斯坦七个国家的民众（每国 1200 人），另外还包含了一部分黎巴嫩和约旦的叙利亚籍民众（各 300 人），样本总量 9000 人。数据库中的数据主要为态度数据，其中大部分是定序变量，一般分为三至五个类别，多覆盖“完全赞同”至“完全不赞同”；也有部分主观态度数据为二分变量，即“是/有”和“否/无”。此外，数据库中还有部分涉及地域、教育状况、年龄等变量的客观条件数据，主要为字符和离散型数值变量。

① 详见阿拉伯晴雨表数据库官网：<http://www.arabbarometer.org>（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

② 详见 <http://www.arabbarometer.org/publications/published-papers/page/3/>（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

表 5 被解释变量的操作化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原问题/解释	变量名称	变量取值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你认为，‘伊斯兰国’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伊斯兰的教义？”	教义合规度	4 当然代表真伊斯兰	7595	3.794	0.614	1	4
		3 代表真伊斯兰					
		2 不代表真伊斯兰					
		1 当然不代表真伊斯兰					
“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伊斯兰国’的目标？”	目标认可度	4 相当同意	7667	3.895	0.41	1	4
		3 部分地同意					
		2 部分地不同意					
		1 相当不同意					
“你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伊斯兰国’对暴力的使用？”	暴力认可度	4 相当赞同	7697	3.91	0.398	1	4
		3 部分地赞同					
		2 部分地不赞同					
		1 相当不赞同					

续表

变量原问题/解释	变量名称	变量取值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简单求和合成变量。	加成支持指数	= 教义合规度 + 目标认可度 + 暴力认可度	7547	11.602	1.155	3	12
因子分析合成变量	合成支持指数	= 合成分析(教义合规度 + 目标认可度 + 暴力认可度)	7547	0	0.828	-6.536	.265
二分变量, 在教义合乎度、目标认可度和暴力认可度上至少支持一项	浅度支持指数	0 教义合规度、目标认可度和暴力认可度至少有一个为1或2 1 教义合规度、目标认可度和暴力认可度均为3或4	7547	0.071	0.257	0	1
二分变量, 由支持指数决定	深度支持指数	0 支持指数 ≤ 6 1 支持指数 > 6	7547	0.013	0.112	0	1

（二）被解释变量：对“伊斯兰国”的支持情况

本文选取了第四轮调查中关于民众对“伊斯兰国”支持程度的三个问题，即“教义合规度”“目标认可度”和“暴力认可度”。

1. 教义合规度：“To what extent do you believe Daesh’s tactics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teachings of Islam?”（“你认为‘伊斯兰国’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伊斯兰的教诲？”）

2. 目标认可度：“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with the goals of Daesh?”（“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伊斯兰国’的目标？”）

3. 暴力认可度：“To what extent do you support Daesh’s use of violence?”（“你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伊斯兰国’对暴力的使用？”）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均为有序变量，其具体的测量及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见表5。基于这三个原始问题，本文创建了四个支持指数：“加成支持指数”“合成支持指数”“浅度支持指数”“深度支持指数”。为了从不同视角整体地反映民众在不同程度上对“伊斯兰国”的支持，前三个支持反映的是对“伊斯兰国”一般性的支持，或者说较低要求的支持，而“深度支持指数”对“支持”的定义门槛则更高。

“加成支持指数”——由三个原始变量经数值加和而成的量，数值越大则表明个体对“伊斯兰国”支持程度越深。

“合成支持指数”——经KMO检验，三个基础变量的KMO值为0.655，符合进行因子合成的要求，基于这三个基础变量的因子分析合成了一个新的变量，代表受访者对“伊斯兰国”的综合支持水平。

“浅度支持指数”——二分变量，在“教义合规度”“目标

认可度”和“暴力认可度”三个问题上至少有一项是赞同或部分赞同时（即“加成支持指数” ≥ 3 ），“浅度支持指数”取值为1，否则为0，该变量是对民众的支持态度最低程度的定义。

“深度支持指数”——二分变量，在“教义合规度”“目标认可度”和“暴力认可度”三个问题上至少有两项表示同意时（即“加成支持指数” ≥ 6 ），“深度支持指数”取值为1，否则为0，该变量反映了民众对“伊斯兰国”更深层次的支持。

（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如前文所述，影响阿拉伯民众对“伊斯兰国”的支持度的自变量包含：宗教认知（宗教虔诚度、对自由主义的排斥度、政治伊斯兰支持度）、经济体验（个人经济状况、社会总体经济状况）、政治环境（政府公信力、执政绩效、腐败程度、个人安全感、政治自由度、政府回应度）、社会文化认知（社会信任度、个体包容度、对全球化的态度、对西方的态度），共四个维度、十五个类别，亦即十五个变量。

这些类别的操作化主要有三类：第一类直接采纳了单个问题的信息作为变量；第二类针对一组问题进行了基于因子分析的合成，以合成结果为变量；第三类则是针对一组问题进行了数值加和，以加和结果为变量。所有合成原问题的回答的数值都以最小值为最强正面答复，最大值为最强负面答复。

此外，本文还采用了年龄、性别（是否为男性）和教育程度（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及以上依次排列）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见图1。总体来说，除了政治环境维度的相关变量呈现较高的相关性外，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都比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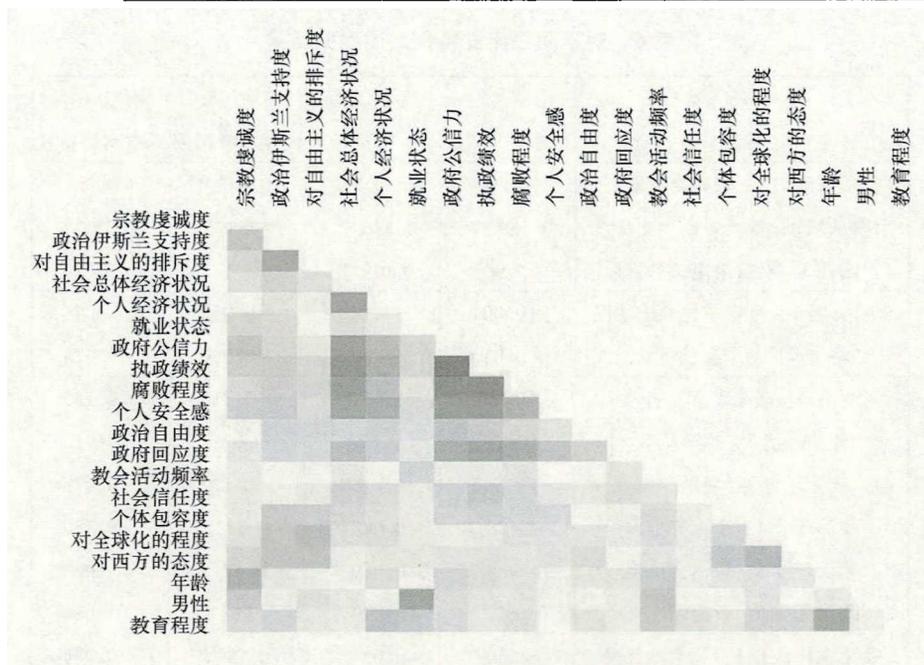


图1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图

注：相关系数 $\in [-0.40, 0.54]$ ，颜色越深代表相关性越高。总体而言，除了政治环境维度的相关变量呈现较高的相关关系外，其它变量的相关系数都比较低。

四、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一) 对“伊斯兰国”提供不同程度支持的成因分析

表6是四个基础模型的回归统计结果。模型(1)、(2)分别以“加成支持指数”和“合成支持指数”两个连续性变量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模型(3)、(4)分别以“浅度支持”“深度支持”两个二分变量为因变量，进行逻辑(Logistic)回归。

表 6 对不同程度支持指数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加成支持指数	合成支持指数	浅度支持指数	深度支持指数
宗教认知 1: 宗教虔诚度	-0.029 ***	-0.018 ***	-0.083 ***	-0.081
宗教认知 2: 政治伊斯兰支持度	0.159 ***	0.136 ***	0.258 ***	0.825 ***
宗教认知 3: 对自由主义的排斥度	0.029 **	0.017 **	0.091 **	0.012
经济体验 1: 社会总体经济状况	-0.009	-0.005	-0.053	0.084
经济体验 2: 个人经济状况	-0.016	-0.016	-0.030	-0.076
政治环境 1: 政府公信力	-0.046	-0.030	-0.118	-0.155
政治环境 2: 执政绩效	0.029	0.024	0.021	0.191
政治环境 3: 腐败程度	-0.042	-0.026	-0.122	-0.128
政治环境 4: 个人安全感	-0.128 ***	-0.088 ***	-0.333 ***	-0.230
政治环境 5: 政治自由度	-0.088 ***	-0.059 ***	-0.171 **	-0.655 ***
政治环境 6: 政府回应度	0.032 **	0.020 **	0.121 **	0.161
社会文化认知 1: 社会信任度	-0.050 ***	-0.031 ***	-0.139 ***	-0.086
社会文化认知 2: 个体包容度	0.072 ***	0.053 ***	0.144 *	0.326 *
社会文化认知 3: 对全球化的态度	-0.033 *	-0.023 *	-0.072	-0.051
社会文化认知 4: 对西方的态度	0.110 ***	0.077 ***	0.306 ***	0.585 ***
控制变量 1: 年龄	-0.0001	0.001	-0.006	-0.001
控制变量 2: 性别	-0.082 **	-0.070 ***	-0.320 **	-0.559
控制变量 3: 教育	0.005	0.003	0.009	0.064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第一,关于“宗教认知”维度的影响,如表 6 中模型 1-3 的结果所示,与假设的预期截然相反,“宗教虔诚度”变量与衡量对“伊斯兰国”的态度的两个总和指标(即“加成支持指数”和“合成支持指数”)以及“浅度支持指数”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然而在模型 4 中,其与“深度支持指数”的关系却并非如此。这是一个与大众观念相左的重大发现,至少有两层启示意义:其一,“宗教虔诚度”的系数为负意味着更虔诚、祷告和读经更勤的信众更不支持“伊斯兰国”。一种可能的解释

是，虔诚的个人往往与本地清真寺、本地阿訇和本地穆斯林群体有更紧密的联系，这种情况下，作为外来宗派的圣战萨拉菲主义也就更难渗入该个体的生活中。其二，“宗教虔诚度”与“深度支持指数”的非显著关系意味着，高度支持“伊斯兰国”的民众的意识形态组成可能非常复杂，与其宗教虔诚度没有必然联系。既有非常虔诚的穆斯林，也有不太虔诚的穆斯林，这意味着将伊斯兰信仰等同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是错误的成见。

“对自由主义的排斥度”和“对‘伊斯兰国’的支持度”之间的关系同样呈现出与“宗教虔诚度”类似的规律——模型1-2的两个综合支持指标和模型3的“浅度支持指数”与个体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排斥联系在一起，这与假设H1b一致。然而，模型4中的“深度支持指数”却与个体对自由主义的排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深度支持“伊斯兰国”的人群中，可能存在不少并不排斥自由主义价值的个人，从而再一次印证了“伊斯兰国”的深度支持者（相比一般支持者）在价值观上的多样性。

在宗教认知维度的三个测量指标中，“政治伊斯兰支持度”拥有最为显著且一致的影响，与四个支持都呈现高度正相关，且支持程度越高、相关系数越高，这符合假设H1c的预测以及学界和舆论界对“伊斯兰国”的普遍看法——对政教合一观念支持程度越高的人往往对“伊斯兰国”有更高的支持度。

第二，关于“经济体验”维度的影响，假设H2a和假设H2b都没有得到证实。两项经济变量都没有对四个支持指数产生足够显著的影响，这与以往反驳经济决定论的文献结论相吻合。在经济因素与对“伊斯兰国”的支持之间存在更加复杂的因果机制，需要借助更多的经验材料进行研究。

第三，关于“政治环境”个人体验的影响，出乎意料的是，

“政府公信力”“政府执政绩效”和“腐败现象”都与支持“伊斯兰国”没有显著联系，这与假设 H3a 的预期完全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现象在阿拉伯世界的长期存在，使得它们早已成为民众生活中的常态，故而难以成为一个刺激民众转向支持“伊斯兰国”的新因素。

“政府回应度”的影响也同样出人意料：虽然它对“深度支持指数”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三个一般性支持指标的影响都具有显著性（ p 值为 0.05），这意味着感知到政府回应度越高的个体反而越容易产生对“伊斯兰国”的一般性支持或者浅层支持，这可能与“伊斯兰国”作为一个实体治理机构的特性有关系，其背后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

在“安全感”方面，再一次出现了此前反复出现的现象——两个综合支持指标和“浅度支持指数”与个人安全的感知呈负相关，即越感到生活受到威胁的人越易对“伊斯兰国”产生一般性支持，而深度支持者却并无此规律。

“政治自由度”的回归结果则与假设 H3b 一致，即越支持政治自由的人越不易对“伊斯兰国”产生支持。

第四，关于“社会文化认知”的影响，“社会信任度”和“对西方文化的认可度”都与支持度产生了足够显著而符合假设的相关性：个体对周遭社会信任程度越低，该个体越易产生对“伊斯兰国”的浅度或一般支持（然而深度支持仍然没有足够显著联系）；而越欣赏西方文化的个体越难以对“伊斯兰国”产生认同。此外，全球化观点与对“伊斯兰国”支持间不存在显著联系，也支持了最初的假设。

“社会文化认知”维度上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个体包容度”的正效应，即包容度越高的个体反而越易产生对“伊斯兰国”的支持，这与假设 H4b 的预期恰恰相反。为了解释这一现

象，本文将合成变量“社会文化认知2：个体包容度”还原为原来的四个基础变量，即“对不同宗教的包容”“对不同种族的包容”“对移民和外来劳工的包容”以及“对不同教派的包容”，并以“加成支持指数”“浅度支持指数”和“深度支持指数”为因变量进行回归。

研究结果显示“伊斯兰国”的浅度和一般支持者往往更愿意包容不同族群的他人，而在另一方面却也更易仇视其他教派。这为前文包容度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答——伊斯兰的“乌玛共同体”本身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族群边界的“世界主义式”的意识形态，也正因为此，它可以支撑“伊斯兰国”吸纳来自全世界各地各族的逊尼派穆斯林信众成为圣战者。支持“伊斯兰国”与“包容不同族群”是可共存甚至相适应的，因为族群边界是位于“乌玛共同体”内部的亟待被其消解的对象；而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版本的“乌玛共同体”外部边界恰恰首先是由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边界构成的，因此教派对立被自然地凸显了出来。

此外，关于三个控制变量的影响，只有性别变量与对“伊斯兰国”的一般性支持度存在显著联系：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支持“伊斯兰国”。

（二）对“伊斯兰国”提供不同类别的支持的成因分析

表7的模型5-7分别以“教义合规度”“目标认可度”和“暴力认可度”三个四分类的定序变量为因变量，采用定序逻辑（Ordered Logisitc）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可能影响阿拉伯民众对“伊斯兰国”不同类别的支持的潜在因素。

表 7 对不同类别支持指数的定序逻辑回归结果

变量	(5) 教义合规度	(6) 目标认可度	(7) 暴力认可度
宗教认知 1: 宗教虔诚度	-0.093 ***	-0.086 *	-0.106 **
宗教认知 2: 政治伊斯兰支持度	0.200 **	0.665 ***	0.590 ***
宗教认知 3: 对自由主义的排斥度	0.111 ***	0.106 *	0.120 **
经济体验 1: 社会总体经济状况	-0.016	0.009	-0.028
经济体验 2: 个人经济状况	0.001	-0.076	-0.004
政治环境 1: 政府公信力	-0.208 *	-0.227	-0.296 *
政治环境 2: 执政绩效	-0.013	0.144	0.247 *
政治环境 3: 腐败程度	-0.103	-0.164	-0.226 *
政治环境 4: 个人安全感	-0.330 ***	-0.326 ***	-0.446 ***
政治环境 5: 政治自由度	-0.199 **	-0.140 **	-0.287 **
政治环境 6: 政府回应度	0.139 ***	0.095	0.057
社会文化认知 1: 社会信任度	-0.185 ***	-0.187 ***	-0.090
社会文化认知 2: 个体包容度	0.105	0.189 *	0.320 ***
社会文化认知 3: 对全球化的态度	-0.089	-0.162 *	-0.154 *
社会文化认知 4: 对西方的态度	0.268 ***	0.281 **	0.306 **
控制变量 1: 年龄	-0.003	0.013 *	0.005
控制变量 2: 性别	-0.046	-0.363 *	-0.248
控制变量 3: 教育	-0.015	-0.028	-0.072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在“宗教认知”维度上，“宗教虔诚度”仅与“对教义合规度”的支持产生有限的负相关，即越虔诚的人越不认可“伊斯兰国”是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组织。“政治伊斯兰支持度”与“对教义合规度”没有足够稳定的显著性联系，却与“对‘伊斯兰国’的目标和暴力的认可”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这表明，持有鲜明的政教合一立场的个体往往更易赞同“伊斯兰国”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暴力手段，却不一定认为“伊斯兰国”是一个恰当的、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组织。“对自由主义的排斥度”仅

仅与“‘伊斯兰国’的教义合规度”有一定的相关性，却并不与“对其目标或暴力手段的认可度”有相关性。

在“经济体验”维度上，两项经济条件依然没有任何显著相关性。

在“政治环境”维度上，各变量的总体情况与表6模型1-4基本一致。“政府公信力”、“执政绩效”和“腐败现象”的影响并不显著；“个人安全感”与“政治自由度”同样产生了与模型1-4相类似的相关关系；而“政府回应度”则也同样产生了不够稳定但却出人意料的影响。

在“社会文化认知”维度上，对周遭社会信任度更高的人更难对“伊斯兰国”的教义和目标产生认可，但这种联系却并不影响其对暴力的认可。“个体包容度”和“对西方的态度”则同样产生了与模型1-4相近的诧异结果：民众的包容度越高，越可能支持“伊斯兰国”的教义、目的和暴力手段。

最后，在控制变量中，在“目标认可度”和“暴力认可度”上，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大程度的支持，但是在“教义合规度”上，这一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明显。

总体而言，阿拉伯民众个体对“伊斯兰国”的认知与政治态度是可以被拆分的。在其中，教义、目标与暴力行为三方面所获得的支持情况略有所不同。

结 语

综上所述，“经济体验”与“政治环境”两个维度上的因素对“阿拉伯世界民众是否支持‘伊斯兰国’”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尤其是个人的经济体验、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以及政

府的执政表现。相对而言，“宗教认知”和“社会文化认知”两个维度上的因素与支持“伊斯兰国”有更加明确且显著的联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可以为“伊斯兰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支持者勾勒出一幅简略的速写图，其类似于一般大众的观点：“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往往是男性，且更支持政教合一的政治伊斯兰理念、更反对现代意义上的各类政治自由、对西方世界和文化抱有更加负面的态度、更加缺乏安全感、更少信任周遭社会，也抱有更强的宗派观念。然而，“伊斯兰国”的支持者还有着一些与常识不符的特质：基于“阿拉伯晴雨表”的调查结果，不支持“伊斯兰国”者往往比支持者要更虔诚；在对待“他者”（即来自不同宗教、教派、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的问题上，支持者则反而比不支持者显得更包容。

更重要的是，“伊斯兰国”的两类支持者——一般支持者与深度支持者——在许多因素上都表现出了显著差异。相比一般支持者的对自由主义观点的排斥、个人安全感的缺乏、对周遭社会信任的缺失、对异族的包容和对其他宗派的敌视；“伊斯兰国”的深度支持者与这些因素并没有显著联系，这说明“伊斯兰国”的深度支持者可能存在着与一般支持者完全不同的政治态度形成机制。事实上，前人在关于“伊斯兰国”海外招募的经验研究中就已发现，被“伊斯兰国”所吸引并付诸“圣战”行动的，往往并非最虔诚、最典型的伊斯兰教极端分子，许多海外“圣战者”事实上对伊斯兰教仅有最基本的了解，而促使他们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战的常常是其他原因，比如，社会

融入的失败、失业或是想要追求刺激。^①

本文旨在对“阿拉伯晴雨表”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但在抽样过程、问卷访谈以及统计分析等方面，仍然存在非典型性、有偏性、主观性等问题，这是所有基于调研数据开展的经验研究或多或少存在的问题，因而无法为因果推断提供充足支撑，更无法替代个案研究、历史分析等其他研究方法所提供的证据。应该说，本项研究恰恰急需这类研究方法提供补充性的经验支持。即便如此，本文的发现足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启发性线索。比如，对于阿拉伯民众而言，他们对“伊斯兰国”的支持既可能源于安全感的丧失、对西方世界的排斥、对什叶派的仇视等传统原因，也可能源于与海外圣战分子类似的动机（如社会融入的困难或失败）。而一些经济、政治与社会因素，如经济条件优劣、政府治理绩效、政府公信力和腐败状况等，与阿拉伯民众对“伊斯兰国”的支持并无显著相关性。显然，其中存在更复杂的因果机制，需要借助更多的历史和经验材料进一步发掘。

尽管“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实体已经被消灭，但它留下的阴影仍在游荡。近年来，该组织死灰复燃的迹象更让全球反恐的警钟长鸣不已。此前，全球各地宣布向其效忠的极端组织仍活跃在从苏尔特到棉兰老岛的广大伊斯兰世界中，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意识形态也远未过时。“后伊斯兰国”时代的伊拉克仍难摆脱宗派势力缠斗的困境，对于曾使“伊斯兰国”

^① 参见 Jytte Klausen, “Tweeting the Jihad: Social Media Networks of Western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and Iraq,”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8, No. 1 (2015), pp. 1–22; Efraim Benmelech and Esteban F. Klor, “What Explains the Flow of Foreign Fighters to ISI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018), pp. 1–24 和 Walid Magdy, Kareem Darwish and Ingmar Weber, “#FailedRevolutions: Using Twitter to Study the Antecedents of ISIS Support,”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5, <https://arxiv.org/pdf/1503.02401.pdf> (上网时间: 2020年3月25日)。

生根发芽的逊尼派民众而言，弱势处境仍难改变，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和平与繁荣在短期之内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① 因此，本文是一项适时的、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能为发掘“伊斯兰国”的支持网络以及部署全球反恐行动（尤其是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提供参考。

① Jacob Erikson and Ahmed Khaleel, *Iraq After ISIS: The Challenges of Post - War Recove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 128 - 130.

著（译）者简介

- 张静波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 范鸿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 黄毅 信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叶健辉 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邵政达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 尹晓兵 许昌学院讲师
- 孙芳露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 贾秀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 刘军 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 杜东辉 上海大学文学院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 马明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 蒋海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 黄康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 李俊达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